

程玉海 林建华 著

共产国际与 当代西方社会民主党 若干问题研究



中国工人出版社

共产国际与当代西方社会民主党

若干问题研究

程玉海 林建华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程玉海 林建华 著

共产国际与
当代西方社会民主党
若干问题研究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产国际与当代西方社会民主党若干问题研究/程玉海、
林建华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9.12
ISBN 7-5008-2331-2

I. 共… II. ①程… ②林… III. ①共产国际-研究②社会党-
研究-西方国家 IV. D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101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鑫欣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1.625
印 数： 1~1064 册
定 价： 17.00 元

作者简介

程玉海, 1954 年生于山东聊城。1992 年晋升为教授。现任聊城师范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国际政治与国际共运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是共产国际与当代世界共运, 曾先后在《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国际共运史研究》、《教学与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 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主要著作有《共产国际历史新编》(1988)、《青年共产国际史》(1992)、《独联体各国概览》(1993) 等, 曾两次获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系山东省中青年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聊城师范学院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全国优秀教师。

林建华, 1966 年生于山东莘县。1997 年晋升为教授。现任聊城师范学院世界共运研究所(山东省重点学科)所长、山东省国际政治与国际共运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1991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 获法学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社会民主党与当代世界共运, 曾先后在《欧洲》、《社会主义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 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主要著作有《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论纲》(1995)、《社会党国际论纲》(1997)、《世界工人运动中的国际性组织史纲》(1995)、《嬗变后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化》(1997) 等, 曾获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吉林省长白山优秀图书二等奖。系山东省中青年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聊城师范学院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前　　言

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二国际于 1889 年 7 月建立，迄今整整 110 周年。

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共产国际（按“国际”产生顺序亦称第三国际）于 1919 年 3 月建立，迄今整整 80 周年。

当代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等的国际联合组织——社会党国际（其前驱组织是几乎与共产国际同时并存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于 1951 年 6 月建立，迄今也近半个世纪。

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曲折历程，可谓风风雨雨，波澜起伏，但这个话题远未完结，把二者放在一起研究仍是一个世纪性的乃至跨世纪的课题。

1919 年 3 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它曾庄重地宣布：共产国际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上个世纪 40 年代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共同斗争思想的全面、完美的体现者；共产国际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的真正继承者，同时也是第二国际优良传统的发扬者。

其实，共产国际也并非是上述组织的简单模仿。在 20 世纪 20—40 年代，作为这一时期世界革命运动领导和指挥中心的共产国际，是时代的产物。共产国际从创建到解散，恰好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是世界历史上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时代，也是世界历史上风云变幻、天翻地覆的时代，震惊全球的巨大事变接踵而至：从凡尔赛和约到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变；从 20 年代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和发展到 30 年代初资本主义的大危机和大萧条；从德国赔款问题、鲁尔危机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希特勒的上台；从战争威胁的日益迫近到德、意、日悍然发动罪恶的侵略战争；从各国人民奋起抗击

法西斯侵略到彻底埋葬法西斯，真是一幅扑朔迷离、色彩斑斓、瑰丽多姿的历史画卷。人类的命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共产国际的活动同样反映了这些年代的多彩性和复杂性。共产国际在 1919 年 3 月至 1943 年 6 月间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中，既有轰轰烈烈的一面，也有凄凄凉凉的一面，瑕瑜互见，功过同在。但是，如果从历史评价的角度出发，可以用 8 个字来概括共产国际，即大功有成，左祸无穷。

共产国际的活动内容极其广泛。共产国际成立后，其冲击波迅速向全球各地辐射。它帮助和加快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巩固。并在革命斗争中逐渐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真正具有世界规模的国际性联合组织，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劳苦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剥削和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组成了一支生气勃勃的革命大军，更是谱写了一曲曲英雄主义的壮歌，为人类的正义和进步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共产国际在自己 20 多年的战斗历程中，始终坚持不懈地向世界各国革命者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共产国际的培育下，各国共产党中涌现出一大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头脑的杰出的革命家、理论家，不断地充实到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成为领导各国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当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共产党大都是共产国际时期建立的，共产国际的战略策略、组织制度、活动原则与方式等方面的印痕远未消解。

当然，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共产国际也不可能避免地犯有一些错误，存在一些失误。譬如，在 1919 年至 1923 年间，它对世界革命进程的估计以及制定战略、策略的过程中带有“左”的色彩；在 1919 年至 1923 年欧洲革命高潮消退之后，它在很长时间里仍存在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1928 年以后，在贯彻“第三时期”理论和反右倾的斗争中，它的政治路线日益“左”倾化；特别是当法西斯主义已开始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主要威

胁时，它在一段时间里仍没有摆脱对社会民主党的“左”的偏见，等等。这些“左”的错误和失误给各国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乃至重大损失，教训同样是沉痛而深刻的。

在共产国际的诸多活动内容中，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关系的研究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曾同母同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却兄弟阋墙，分道扬镳：共产党人“丢掉肮脏的衬衫，穿起整洁的衣服”^①，在“涅槃”中获得新生；社会民主党人承袭了既有的外壳，其内核则渐渐“异化”。在共产国际时期，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两分天下、互相对峙的格局，且最终也未能补“天裂”。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处理两党关系时都留下了诸多遗憾和教训。共产国际时期形成的这种两党关系格局一直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乃至世纪之交的今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步入低潮成为不争的事实，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有识之士都在反思，譬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埃伦斯特·格玛希尔早在1990年就指出：“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有很多共同点，两者同时陷入某种危机绝非偶然。今天东方现实社会主义几乎全线崩溃，西方传统工人运动也正被悄悄埋葬。”他认为，固然不应忽视传统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与社会民主党所面临危机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别，但共产党人的失败绝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胜利。^②以史为鉴，在世纪末全面、客观地认识共产国际时期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关系的曲折性、复杂性，认真、冷静地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复苏和新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代西方社会民主党共有党员3000多万（是除中国共产党之外世界上共产党总人数的3倍），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派别，也是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无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66页

② [奥]《未来》杂志，1990年第7期。

论执政还是在野，它们对于本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力都是相当深刻和举足轻重的。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如何评判社会民主党的性质。从政党政治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政党是阶级的政治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政党。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各阶级内部的各阶层和各集团在局部利益上的差异，以及对国事问题上的看法和做法上的分歧，或者由于各国阶级关系变化的情况不尽一致，不少国家一个阶级内不止存在一个政党，同时一个政党由于历史的、民族的、阶级的利益，理论、认识、力量的对比等原因，分裂为两个或多个政党，是符合政治运动规律的现象。就此而论，在工人阶级中存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是十分正常的。20世纪的历史发展表明，社会民主党具有双重属性，可以说是左翼的右翼、右翼的左翼，也就是说，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光谱上，相对于共产党，它是右翼；而在各国政治的光谱上，相对于资产阶级政党，它又属于左翼的范围。因此，共产党人对待社会民主党人的正确态度应是：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共产党的同志，但也不应是敌人，它可以成为共产党人解决当代若干现实问题尤其是国际问题的伙伴和朋友。中国大思想家、大文豪鲁迅在1933年写的《题三义塔》的律诗中有这样的佳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面对新的21世纪，曾同母同源的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应该在“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的共识下，淡化（而不是忘记）过去，把握现在，珍惜未来，在求同存异中为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大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

两位作者曾撰写过有关著作，如《共产国际历史新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获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青年共产国际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获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世界工人运动中的国际性组织史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内容涉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九国共产党和

工人党情报局、社会党国际)、《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论纲》(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5 年版,获山东省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社会党国际论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获吉林省长白山优秀图书二等奖)等,但是仍有一些课题需要深化、细化,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又辑成这部文稿,定名为《共产国际与当代西方社会民主党若干问题研究》,以期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拓展,并推进中国与西方特别是欧洲的联系、交往与合作,因为由当代西方社会民主党组成的社会党国际是目前国际工人运动中最大的国际性组织,中国共产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最大的共产党、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二者之间不能没有联系与交往,而这种联系与交往则需建立在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这就向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从源流的角度进一步深入研究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关系的任务和要求。

责任编辑：王小平
封面设计：马晓宁
责任校对：赵智熙

目 录

前 言	(1)
“左”倾路线存在于共产国际的始终	(1)
正确认识一战后形成的欧洲革命高潮的性质	(14)
共产国际与德国 1918—1923 年几次革命的失败	(29)
列宁晚年对世界革命理论的反思	(40)
共产国际创立过程中理论指导的某些失误及其后果	(56)
共产国际历史上的三次策略转折	(67)
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目标的演变	(80)
1933—1940 年共产国际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之间	
关系的演变	(93)
1919—1923 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的活动和作用	(111)
1928—1929 年斯大林与布哈林在共产国际中的斗争 ...	(118)
正确认识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对共产国际	
的影响	(129)
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	(146)
国际纵队的创建与解散	(160)
共产国际组织制度演变的历史考察	(171)
共产国际内部的独立自主倾向	(202)
青年共产国际的历史进程、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	(215)
青年共产国际时期的党团关系	(228)
红色工会国际的历史轨迹	(243)
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259)
共产国际解散前后国共之间的一场“宣传战”	(270)
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	(278)
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	(288)
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	(303)

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的宗教观.....	(311)
法国共产党与社会党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之比较	
.....	(326)
英国工党和工会之间关系的演变及走势.....	(335)
世纪之交的社会党国际和西欧社会民主党.....	(345)

“左”倾路线存在于共产国际的始终

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指挥中心，在它的历史活动中曾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这一结论是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但是，在普遍承认这一观点的前提下，学术界对“左”倾错误的严重程度，即对共产国际是否执行着一条“左”倾路线，存有不同的认识。中共中央编译局宋洪训研究员在1987年就指出，“共产国际在漫长的时期里曾执行着一条‘左’倾路线”，并初步指明了构成“左”倾路线的主要方面。^①有的研究者却不同意“‘左’倾路线”的提法。即使在坚持前者观点的学者中，对于“左”倾路线存在的时空判断也不尽相同。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对它的厘定直接关系到能否继续推进共产国际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共产国际历史上有没有一条“左”倾路线？

应该指出，在对此作出回答时，我们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确定衡量“左”倾错误和“左”倾路线的标准。一般认为，“‘左’倾错误”是局部性问题，而“‘左’倾路线”则是整体性问题。这种回答虽无过错，但不免过于原则化和笼统。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界定“路线”一词的内涵和外延。

这里所说的“路线”，指的是政党、组织的“政治路线”，它主要包括这些组织在一定时期规定的基本理论或指导思想、战略目标、策略方针、组织制度，以及这几个方面在政治上的整体反映。要回答共产国际历史上有没有一条“左”倾路线的问题，也须从这几个方面

^① 宋洪训：《共产国际历史上的两次策略转变》，《国际共运史研究》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来衡量，分析它的全部历史活动。

共产国际的基本理论建立的前提是它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总体确认。由此出发，它在理论上确定了如下三个基本任务：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确认资本主义即将全面崩溃；世界革命胜利的客观条件已全面成熟；进行革命全面动员和全面发动的时代已经到来。以这三个基本任务为核心所形成的理论，就是它以纲领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基本理论或指导思想。

早在共产国际的出生证刚刚签发之际，它就在《行动纲领》中宣布：“帝国主义体系正在土崩瓦解”，“一个新时代，即资本主义解体的时代，资本主义内部崩溃的时代，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①1928年，在它的“六大”上正式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中，这一思想又以更完备的“第三时期”的形式出现，并明确宣布：“世界史进入了自己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资本主义体系的延续的总危机阶段。”^②在共产国际看来，它的成立就是为世界无产阶级设立一个总指挥部，来导演使世界资本主义最终下葬的千古绝唱。

共产国际的基本理论无疑体现了它的革命性质。但是，我们今天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对它进行反思时就会发现，在世界革命的夺目光环下，这一理论却内藏着三个严重的问题。

首先，它在总体上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最初，它把资本主义的崩溃和“立即死亡”联系在一起，而且在理解“立即死亡”时，又把它与“年内”甚至“月内”、“天内”等具体的时间概念连在一起，从而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此后，它虽然在提法上慎重了些，但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极限的观点，否定资本主义崩溃的长期性和过程性的观点，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正统观点。其次，它把列宁关于资本主义“腐朽性”、“垂死性”的观点绝对化、教条化，并使它成为否定

^①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0页。

^② 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5页。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继续发展和进一步调整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具有政治稳定性及应变能力的代名词。布哈林说：它总是用“不断下降的曲线”来概括资本主义今后的命运，并把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看作“偶然产生的特定情况”，或“只是经济上的昙花一现”。^①第三，与前两点相联系，就是过高估计世界革命成熟的程度，总是把某一国家或地区出现的特殊革命形势，看作世界革命形势总发动的信号。这方面的事例在共产国际文件中几乎随处可见。

这三方面的问题并不像有些人所论证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激发人民斗志而进行的宣传。实际上，它是共产国际基本理论的主导方面。在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这些观点不仅一再地被重复，而且当它与世界历史的实际出现巨大差距之时，共产国际又总是用强制的方法维护其正统性。共产国际一直把反右倾作为其内部主要的攻击方向，就是极好的证明。所以，今天虽然不能否定它当时在客观上对激发人民革命热情所起的作用，但也应承认，它在总体上并没有被历史进程证明其正确性，它既带有浓厚的理想化、浪漫化特征，又长期影响了共产国际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

共产国际把立即在欧洲各国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建立欧洲苏维埃共和国确立为基本战略目标，不仅充分体现了上述理论的要求，也充分反映了其中理想化、浪漫化的特征。同时，它还强调：在资本主义马上灭亡时，除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外，其他诸如“争取民主”等口号，都是机会主义政策的思想。这就完全忽视了争取民主与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辩证关系。

事实上，在战后欧洲革命高潮中，除部分为直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运动外，各国工人斗争的主要方向仍然是反对专制，争取民主，争取经济条件好转。直接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还没有为群众的大多数所接受，建立欧洲苏维埃共

^① 布哈林：《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的任务》，《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4页。

和国的任务更是无法实现。不仅如此，当时多数共产党都还未成为群众性政党，甚至尚未成为国内主要政治力量。所以，当时各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并不是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争取群众，巩固党组织，在为无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日常斗争中，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同时，为无产阶级争取民主权利，也是创造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在广大群众尚未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之前，把争取民主和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联系起来，在当时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一步。而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方面却脱离了实际，为各党规定了无法完成的任务。到20年代末，各国共产党的力量虽有所增长，但由于法西斯主义兴起，反法西斯主义已成为各国人民的重要任务。共产国际也一贯反对法西斯，但由于它在战略上固守早已形成的、经过“六大”再次肯定的方针，所以，它错误地把由法西斯主义造成的政治危机，混同于革命危机，并认为“世界革命危机正在成熟，政权问题、苏维埃政府问题、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问题，已提上日程”，^①从而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失误。

与基本理论、战略目标相联系，共产国际在配置阶级力量时，长期把反对社会民主党，特别是打倒“中派”当作具有战略意义的基本任务和基本策略方针，并且不加区别地一律对待，严重伤害了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广大群众及其众多的党员。社会民主党则始终处于欧洲群众大多数的地位。到共产国际中期，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进一步升级为“阶级对阶级”的政策，并给他们戴上了“社会法西斯”的帽子。这一时期出现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就是这一政策造成的严重错误。

共产国际策略的另一基本点就是“直接进攻”，即列宁后来总结教训时所指出的：由帝国主义战争走向革命的“径直的道路”。^②1921

① 《共产国际》（英文版），1933年第24期，第88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16—117页。